

七彩虹系列丛书

Rainbow

何文杰

文星 主编

著

校园里 的 第三世界

园

情

感

小

说

版社

校园里
的
第三世界

三 代 校 园 情 感 小 说

校园里的第三世界

何文杰

文鹰^著
主编

七彩虹系列丛书
校园里的第三世界
何文杰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责任编辑:娜仁 封面设计:蒋宏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7 字数:630千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7-5312-1232-3/1·287

定价:48.00元(全三册) 本册:16.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四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花季女孩沈李、林蕴、谢依浓和嘉雪相识在省重点中学，并且因入学成绩不佳成为了室友。在这青春岁月里，一出精彩的人生舞台剧上演了。家庭与自我，亲情与爱情，竞争与友谊，现实与理想，迷茫与顿悟，空虚与充实，种种矛盾又复杂的情绪丰富了校园里的生活。爱好文学的沈李会有怎样细腻的心理与感触？来自高知家庭懂些小权术的林蕴会在寝室里搅起多大的风浪？爱玩爱闹的谢依浓会闹出些什么笑话？家境贫困的嘉雪通过怎样的奋斗，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这些迷惘彷徨的高一学生们会不会冲出自认为的校园里的第三世界，拥有更广阔的天地呢？让我们一起随着沈李的日记进入这群青春学子的世界吧？

目 录

第一章 初识	(1)
第二章 受挫	(25)
第三章 回家	(45)
第四章 挑战	(67)
第五章 竞选	(85)
第六章 转机	(113)
第七章 亲情	(129)
第八章 误会	(151)
第九章 冷战	(177)
第十章 相遇	(207)
第十一章 和解	(229)
第十二章 超越	(255)
尾 声	(275)

第一章

初 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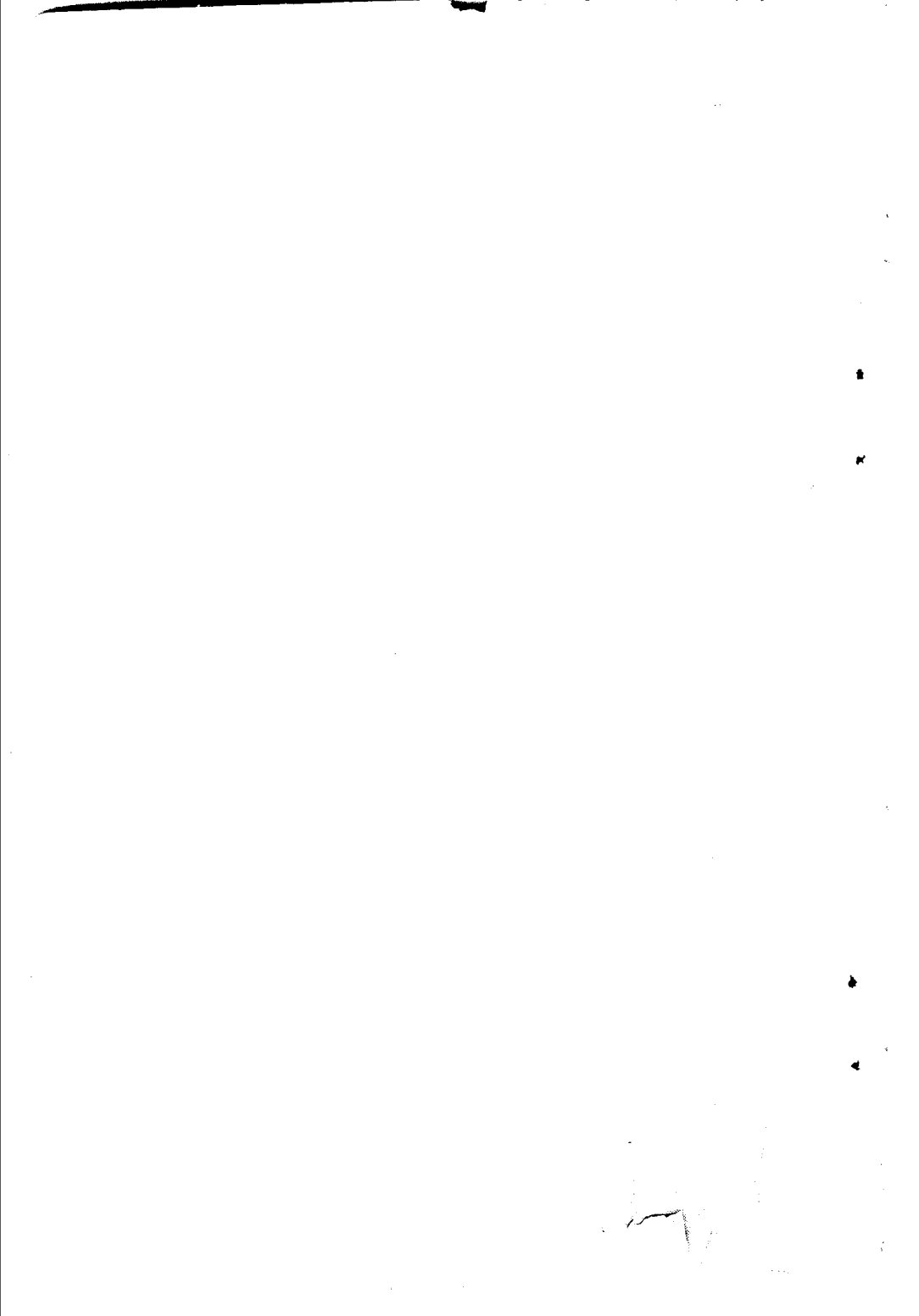
喜剧带给观众笑声后的轻松。

悲剧带给观众反思后的沉重。

在我十六岁如花的季节里，又一场人生的舞台剧开演了。在许久的幻想、许久的期盼下我登台亮相，然而第一幕就演得很难堪。

——摘自沈李日记





时间的指针毫不留情地指向了世纪末，又一张八月三十一日的日历被掀开了。

尽管夏日的浮躁已在小城的四周渐渐消退，但初秋的阳光依旧像老虎般嚣张。

沈字和她父亲苦苦地等在候车室里。脚下是围成一圈的行李：脸盆、水瓶、被褥、箱子。沈字厌恶地看看父亲身边斜竖着的扁担。扁担乌黑油亮，显示着它多年来的忍辱、负重。沈字不情愿地用脚踢了踢扁担。“啪”，扁担倒在地上，发出不甚清脆的响声。

父亲弯腰抬起了扁担，用衣袖仔细地掸净了灰尘，责怪中又带着怜爱地说：“傻孩子，踢扁担做什么，它又没惹你。”

“惹我了。挑着根扁担，人家一看就知道……”

“知道什么？”父亲问。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沈字觉得有理，说话时声音不由得提高了几个分贝。

父亲那张绛红色的脸有点变形了。沈字看不清上面的线

条扭成的是气愤，是悲哀，还是一种深深的自责。“自责”二字突然使沈李感到一丝惊诧，它显然错位了。

从小到大，沈李最亲近的人是父亲。她也说不清当农民的父亲为什么会如此吸引着她。小时候，沈李眼里的父亲像陶渊明，他从来都把劳作当成一种富有诗意的享受，犹如陶诗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那样富有雅趣、恬淡的意境。父亲，在沈李小小的心灵中像一只阳光下光芒四射的水晶酒杯；外表淳朴中带着华丽，内心则如陈年的酒无比芳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父亲才渐渐地在她偶像的位置上搁浅，甚至，她有时开始怜悯起她的父亲。是什么磨掉了父亲有棱有角的个性，是什么淡化了父亲深沉的感悟？沈李忽然觉得“怜悯”这个词用得太重了。她知道，“怜悯”是比“无能”、“讨厌”更具有杀伤力的词语。也许是一种莫名的歉疚，沈李望了父亲一眼。阳光下，穿在父亲身上的那件浆得很硬的白衬衫刺得她眼睛生疼。她这才发现，父亲终于穿上了他平生添置的一件最为昂贵的客服——竟是在送她上学的这一天。沈李的鼻子有点酸酸的，其实她也搞不清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感激？不是。难受？亦不是。难道是失望？那就更无法理解了。

沈李的思绪被旁边大声的谈话打断了。她斜眼看去，看

见是村里的一个熟人正叫着：“沈大哥，这是上哪儿去啊？”

“陪小李到一中读书。”父亲谦和地笑着。

“小李考上一中了！好，好！沈大哥，你这下可以宽心了，上了一中等于大半只脚跨进了大学的门槛。”

“哈……不敢说，不敢说。”父亲哈着腰谦虚着，但语调中分明带着快乐和骄傲。

沈李的这个暑假过得很愉快。考上作为省重点中学的一中，也算是村里的一件大事。那些日子，尽管日头很毒，她也愿意从村头走到村尾，竖着双耳去倾听赞誉。但每当闭上眼睛，沈李就觉得自己像骗子一样可耻。尽管她是考上了一中，但她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要不是中考时超水平的发挥，她是决进不了一中的，更何况那是高出录取线才一分的成绩。有时候，沈李心里也矛盾得很，虽然是不怎么理想的成绩，若上普通高中，不说也在全班的前几位，说不定还会有“众星捧月”的效应呢！然而在一中，明摆着只是正取生里的“垫底鸭”而已。考入一中，如同在她身上套了一个耀眼的光环，着实让她风光了一阵子，但黑夜来临时，她还是身不由己地去揭这块疼痛着的伤疤。如今，快开学了，她才不得不从“情感骗子”的角色中挣扎出来，开始面对血淋淋的现实。

但父亲还沉浸在不可言表的欢乐之中，沈李不由地厌恶

起来。她突然觉得成绩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面子。

父亲看出了女儿异样的神态，关切地问：“小李，怎么了，不舒服？”

听着这比牛乳还纯厚的声音，沈李心中的那层厌恶立刻被融化了。毕竟，身边的这个男人是她的父亲。她不知该说什么，很久才挤出几个字来：“爸，别挑着扁担，求你了。”

十六岁的少女，一颗心已经渐渐地混沌初开。沈李连自己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若不是大庭广众，沈李真的愿意跪下来求父亲，毕竟，亲人的眼光是能包容一切的。

父亲犹豫地说：“可这么多的行李……”

沈李抢着道：“两个人四只手难道还不够？”

去一中的校车终于来了。父亲拎起箱子直冲在前，枯瘦的身子挤在人堆里更显得小了。但是人太多，虽挤了进去还是没抢到座位。

车厢简直就是只沙丁鱼罐头，人已经贴着人了，司机还要把头伸出车窗外叫：“再上几个，再上几个。”

终于到了连车门都贴上了“肉饼”，校车才像个灌饱了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向前开去。

父亲努力地想给沈孛多挤出些空间，但任何的动作都是徒劳的。车子摇晃得厉害。父亲一手扶着箱子，一手搭在沈孛的肩头。透过薄如蝉翼的衣料，父亲手上粗糙坚硬的老茧磨擦着她年轻的柔若无骨的腴肩。沈孛打了个冷颤，她仿佛觉得在与骷髅共舞。她看了一眼父亲青筋满布、骨凸肉凹的手，太瘦了，父亲。沈孛感到她一生稳稳靠着的岸，泥土在松动，河床在陷落。对这个不该有的念头，沈孛不知批判了多少遍。可是，孩子是河，父母是岸，哪条河里的水能离岸远行呢？

一中创立于民国初年，解放前便成了闻名南方的一所名校，学校的选址很怪，放弃了繁华的市区，而挑在人烟荒芜的山村。一中三面环山，一面向湖，天空没有“文明”带来的大气污染，大地还有人迹未至的空隙。

沈孛没有去过一中，但看过很多古人大家到过后写下的文章，那意境真是太美了。沈孛至今还能背出几句：“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得是一片，绿得却不安于一……”

通往一中的路在清静了两个月之后，又变得人丁兴旺，

车来人往，好不热闹。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玻璃，无论是豪华的小轿车，还是红色的出租车，每一辆都轻捷地掠过沈孝的眼前，“嗖”的一下便留下一股尾烟，擦肩而过。惟有校车，像老牛拉的破车，“吭哧吭哧”，不紧不慢地开着。

沈孝庆幸父亲没有再坚持用扁担挑着行李送她上学校，不然，这会显得多么滑稽：一边是挑着行李的父女，一边是乘着锃亮轿车的上学者，这种风景，这种不协调、不公平会让心高气傲的沈孝受不了的。

来一中之前，无数次和自己较劲，又无数次被自己压抑下去的问题又突然横在了沈孝的眼前：“一中是智慧和金钱的聚焦点，而你又拥有了什么呢？”

“我又拥有了什么呢？”沈孝再一次问自己。高出录取线一分的成绩，从牙缝里省下来刚凑齐的学费。一跨进一中的大门，怕连这些都没有了。

二

一中终于到了。每个人都抢着下车，箱子、网袋、提包东碰西撞。沈孝索性拣了个空位置先坐下来。是啊，她

太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了，毕竟新的环境就在眼前。

不知怎么的，沈孛忽然想起母亲的那双手。尽管拿惯了农具，做惯了粗活，但母亲细长如削葱般的手还是那般的柔和。来一中前，母亲给自己梳了最后一次头发，她柔软的手摩娑着沈孛的发梢，编织着发辫，指尖掠过青丝，亦掠过了沈孛的心头。这种感觉，空灵得无法形容，真的无法用一个初中才毕业的小女生所拥有的词汇来形容。对于亲情，沈孛的语言功能总是衰竭得很厉害。

母亲只将沈孛送到了村口，但沈孛能感觉到母亲恋恋不舍的目光一直追随了很远很远。现在，抚摸着垂肩的两根麻花辫，母亲如丝般的轻叹还盘旋在耳边。金钱的缺乏、物质的清贫并不会影响亲情的浓度，这一点，第一次远离父母的沈孛是深知的。

一中的校门比沈孛想像中的更为宏大。汉白玉做成的校牌，追溯着一种远古的高贵和安祥，一进门便是个美丽的大花坛，开着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坛中高耸着一个庞然大物，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沈孛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用手搭了个“凉棚”，眯着眼睛仔细一瞧，是一个大鹏展翅的雕塑。这只银色的大鹏鸟张着矫健的翅膀，将高傲的头颅冲向蓝天。沈孛看得着迷，心中不由得坚定起来。不管入学的分数是多

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不管自己的智力是多么的平常，既然前脚已跨进了一中的大门，后脚永远不能被挤出门外。李，是光芒四射的彗星，它是不会也不能被乌云挡住的。沈李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遍，高中三年，我要像彗星一样一路闪耀。

沈李的眼睛东张西望，在偌大的校园里寻找报名的地点。突然，刺耳的铃声骤响，教学楼里跑出许多学生。沈李好奇地望着这群穿着统一的校服、透着朝气的学生，一种钦羡之情油然而生。她又猛地感到快要成为其中一员的自己对将来的这个“家”如此探头探脑的张望，犹如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显得多么可笑。沈李红着脸挺了挺胸，很矜持地迈着小步向前走去。她不想给这个可爱的校园留下更多由她带来的乡土气息。

父亲眼尖，找到了报名的地点，是一座挺气派的体育馆。来自小山村的沈李可从来没有看见过设施这么完备的室内体育场。她所在的乡村中学穷得连修缮一下教室的钱都没有，上体育课要是遇到下雨，往往就改成自修课，而一中体育馆都建造得那样漂亮，可想而知，别的就更不用说了。

体育馆四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红纸写的名单，每个班级的名单下各坐着一位老师。有两个篮球场那样大的场地里，到处挤满了人。父亲一个人堆一个人堆地挤，一张榜一张榜

地看，当最后一张榜看完后，父亲挤得满头大汗却没有找到女儿的名字。沈李怀疑地看看父亲，丢下他再去找，终于在高一（1）班的男生栏里找到“沈李”两个字。父亲再去核实了一下，其余的单子上的确没有沈李了。这所糊涂的学校，在开学的第一天，就给沈李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名单下坐着的女老师低着头。父亲轻轻地扣了扣桌子，指指她眼前的名单上沈李这个名字，女老师叫道：“噢，沈李（bèi），请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

沈李听了一惊，她没想到堂堂省重点中学的老师，竟不知道“李”为何物，这着实让她感到不可理解。沈李有点飘飘然，为自己的名字而骄傲，好像她一开始就打了个翻身仗。

沈李清了清嗓子说：“不，老师，我叫沈李（bèi），李是古书上对光芒四射的……”

女老师有点吃惊，又看了看眼前的报名册，冷冷地说：“不错，但你可知道，‘李’字是个多音字。”

沈李一直为自己能有这么个好名字而自豪，但读了九年书，竟连“李”字是个多音字都不知道，还敢理直气壮地质问老师。顿时，羞愧之色布满了整个脸庞。

女老师看上去四十开外，虽然保养得好，还是有了一些皱纹。她那张没有晒过太阳的脸是那样的苍白，苍白得将所